

作家频道

## 艺苑逸事

王开生

前几日，翻阅费新我致张海信札合集，偶然发现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从青岛寄出，收信人即是时在河南省文联书协任职的书法家张海。

从明信片的内容中可知，是年，费新我先生自齐鲁大地之威海、蓬莱阁、黄县、招远、烟台、乳山等地一路游历后，于1985年8月12日过路青岛，下榻八大关汇泉路20号楼。原计划在青住一天后，乘海轮南归上海，后被多留一夜，于8月14日搭“长更轮”离青。

汇泉路20号楼，推门便是一碧万顷的汇泉湾，景色清幽，格外静谧，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叶圣陶等文化名人先后在此楼居住疗养。费新我在下榻的寓所中，乘兴为岛城留下墨宝一帧，为小四尺横幅，内容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苏麟句，乙丑年夏，新我左笔。”钤印：吴兴费氏。

余生也晚，惜未谋面先生，然其所留书作，因工作之便时常端详欣赏，如神交久矣。

我的斗室里，新添了一幅墨宝，书者陶文瑜生前曾是苏州杂志的主编，亦是著名的诗人、书画家，他书作落款喜欢写“青石弄5号”，这是苏州杂志社的社址。当年该杂志的创始人陆文夫赴京看望苏州籍的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时，叶圣陶将他在苏州的这栋老宅无偿捐赠了出来。

叶圣陶和青岛也颇有缘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1960年和1965年两度来青开会、调研，皆住在八大关，对这座年轻的海滨城市并不陌生。1975年夏，叶圣陶先生携子叶至善、女儿叶至美第三次来青休养，下榻八大关函谷关路5号楼。

此行，81岁高龄的叶圣陶参观了青岛刺绣厂、青岛啤酒厂和青岛贝雕厂等特色企业。闲暇时光，他与儿女常常来到太平湾第二海水浴场一带散步。看到已步入中年的孩子们在海滩上愉快地拾捡贝壳，触景生情，诗兴大发，遂为青岛留下《七绝》一首：

不观沧海十年久，复狎风涛五月晨。

犹有童心兄与妹，履滩推贝折腰频。

叶圣陶是水乡用直人，他的文学作品《多收了三斗》曾入选过小学教科书，即是描写家乡的风物人情，我们这代人都学过。

为青岛留下优秀诗作的另一位文化名人，是山东籍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他的诗歌代表作《回延安》传颂时久，影响了几代人。1985年4月底，贺敬之来青进行文化考察，下榻八大关居庸关路10号楼，即是著名的公主楼。此楼对面不远，是碧波荡漾的太平湾和第二海水浴场；向东行几十步，是有“小西双版纳”之称一处小型植物园，新中国成立前曾称“中山林”，遍植樱花、桃花、木芙蓉、菩提树、水杉、龙



插图

柏、玉兰、木笔、连翘、迎春、雪松等名木花卉，南北两侧各辟有一个人工湖，景色怡人，繁花锦簇，诗人常在此散步，赏花。在青期间，贺敬之创作了《八大关漫步》《望石老人礁石》《游崂山》《访即墨》等8首诗作，其中《八大关漫步》影响最广，诗曰：

碧桃雪松九重关，烽火烟云恍惚间。

行到落樱小憩处，又见白鸥搏海天。

山东籍的书法大家武中奇，亦与青岛有缘，其生前曾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书法融隶、楷、行、欧、颜、魏于一体，自成面貌。

上世纪八至九十年代，武中奇曾多次来青疗养休息，为岛城留下诸多书法佳构。武中奇资格老，名气大，但为人随和，平易近人，节简而朴素，爱讲故事，尤其喜欢讲在部队时的战斗故事。据说他曾带领一排战士，用步枪打下了敌方的一架轰炸机，一时成为“三野”的传奇式人物。在青岛，他还风趣地讲了另外一个小故事。

话说上海刚解放那会儿，上海市人民政府需要悬挂新牌。由谁来题写，提到了陈毅市长的议事日程。当时上海的资本家们感觉，解放军打仗行，能写好字的恐怕没有几个。最终，陈毅市长把重任交给了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科科长的武中奇。据说之前曾找书法家沈尹默题过一稿，后因其字体过于文气而放弃。武中奇题罢，陈毅市长赞道：“好！我要的就是这个！”观望看热闹的资本家们一看也服了：解放军打仗行，文化人也不少！

居青期间，武中奇曾先后为崂山华严寺、铁路青岛站、海天大酒店、山东国际贸易大厦等单位题写了门头招牌，还为《青岛晚报》题写了报头。



生活滋味

## 父亲的麦收

姜宝凤

小满过后，麦粒开始灌浆，麦子渐渐成熟了。每年此时，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的麦子，一片片金黄的麦田簇拥着村庄，微风涌起滚滚麦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麦香味儿。寥廓的天空下，布谷鸟一声声清脆嘹亮地鸣叫着，一场盛大火热的麦收眼看着就要到来。

父亲嚼着旱烟锅来到麦田，掐一根麦穗扣于掌心，双手轻揉慢搓，吹去麦芒、麦皮，手心里便留下了干净的麦粒，扔几粒在嘴里嚼了嚼，满意地点点头，灰暗的眸子里鲜亮了起来。父亲回到家从厢房的土墙上取下生锈的镰刀，用手轻擦一些水在磨石上，“嚯嚯”地磨了起来。父亲磨一会儿，便拿起镰刀凑近眼前看看，用拇指在刀刃上刮刮，直到能把拇指肚刮出“沙沙”的细微响声，镰刀中那些已休眠了的钢性与韧性再次被唤醒，刀刃磨得锃亮，映着父亲汗涔涔的笑脸。第二天天未亮，一夜辗转未眠的父亲便和母亲早早来到了麦田，无比娴熟地开始收割麦子。父亲割麦时精神抖擞，他猫着腰，左手拢起一簇麦子，右手挥舞着镰刀，镰起麦落，“刷刷刷”随着父亲一镰接着一镰的收割，一畦畦的麦子从父亲腋下顺从地倒在脚下。父亲收割，母亲捆扎，他们配合默契，整套动作从不拖泥带水，自然流畅，一气呵成。父亲在麦田里势如破竹，裹挟着尘土的汗水从他褐色的脸颊上滚落下来，就像露水滑过荷叶，流进眼睛和嘴里，涩涩的痛，可父亲顾不上擦拭，一连几天忙到夜幕低垂。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记忆的脑海里沉淀着遥远岁月里父亲的麦收时节，那是烙在我心灵上的一枚永远也抹不去的胎印。或者说，那也是维系着我与家乡种种情愫的一根纽带。所以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每年到了麦子收割的日子，总要跟着大人到麦田里去干活，割麦是农村的一项繁重劳动，虽然那时我不甚懂事，但清楚记得每次望着眼前那片波涛起伏的黄澄澄的麦海和父母挥汗如雨的劳作，幼小的心灵总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对劳动的敬畏与感激。

当最后一片麦子，乘坐着父亲的木架子车来到打麦场时，这一年来最耗费体力的厮杀才接近尾声。后来我离家到外地读书直至参加工作，坐在城市的高楼里，每当麦收时节，依旧怀念家乡那漫山遍野如同向日葵般的麦田，那一阵阵浓郁的麦香滋养着我的乡愁。此时此刻，我的父母和乡亲们也许正紧张地挥舞着镰刀，晶莹的汗水折射出点点碎金般的夕阳；也许他们正在打麦场上忙碌，如山的麦堆像被太阳烤熟了的焦黄喷香的大面包；也许他们正在灶间做饭，新磨的面粉做成了花馍馍，幸福的脸庞氤氲在升腾的炊烟里……这也是我对家乡最令人心醉神迷的眷恋。我想，正是那些家乡的麦子，无数次催生我感恩的回忆，让我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道道黄土般深深浅浅的划痕。也因为有了它们，生命才变得温暖、厚重而美好。

麦收结束了，仿佛一夜之间父亲和母亲又苍老了许多。父亲掐腰站在空旷的麦茬地上，他喃喃自语道：“今年又是好收成。”如今父亲已经去世多年，记忆很近，父亲已远，但父亲一直在我心中，那么真切！

人生印记

## 穿起童年时光的杨树叶

壶途

回想童年时光，最是难忘与弟弟一起穿杨树叶的情景。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每到秋风染黄了树叶，我和弟弟就开始做穿树叶的准备了。准备的工具不外乎两样：一根麻绳，一根缝麻袋的钢针。等稀稀落落的树叶开始飘零，放学回家后，趁着天还没黑下来，扔下书包就和弟弟一起带着准备好的工具出门了。我家的老屋坐落在村子的最北面，离家一公里左右的距离就是著名的二零四国道，那时候的国道只有双向两车道，公路的两旁各伫立着一排参天的毛白杨，杨树的外边就是一条近两米深的沟渠，沟渠里就是我哥俩寻找落叶的地方，当然，也是很多我们这般年纪的孩童出没的地方。

从钢针的孔里穿过长长的麻绳，再在麻绳的尾部拴上一根小木棍，我们就开始穿树叶了。那个年代，日子过得紧巴，杨树叶就成了许多家庭用以烧火做饭的辅助燃料，多数家庭的孩子都会利用放学时间去穿树叶，所以，两条长长的沟渠里到处都是脏兮兮又瘦小的小伙伴。可想而知，在那个“僧多粥少”的年代，杨树叶是抢手的“香饽饽”，我得拖着那条长长的尾巴使劲抢。于是，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协同作战，我先抢到前头占领一段沟渠往前穿树叶，弟弟断后。有的时候，为了几片树叶还会与其他的小伙伴发生争抢的局面，甚至会发生口角。更有甚者，会发生拳脚相加的事情。不过，我和弟弟相对比较老实，一般会忍气吞声，不和别人计较，继续开辟新的“战场”。

杨树刚开始落叶的时候，穿满一根两米多长的麻绳我们得花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它像一条秋天的粗项链躺在杂草丛生的沟渠中。看到弟弟还没穿

完，我就赶紧返回帮他穿。但总有那么几天，两米多长的麻绳也会穿不满。到了初冬，树叶明显的多起来，穿一串树叶的速度也就缩短到一小时左右。那时候天也冷，生活困难，放学后已经饥肠辘辘，衣服穿的也不太保暖，手套帽子更是奢侈品，等穿完一串树叶，袖口总会被流出的鼻涕抹得锃亮。

由于树叶比较松散，总怕穿的不够多，就把树叶用力往下摺摺，腾出空隙再穿上一些。实在穿不上了，就把钢针取下，麻绳两头合拢打一个结，然后，往头上一套，再把一只胳膊穿过去，模仿电影里八路军战士背粮袋的样子，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家走。

回到家，哥俩从身上脱下一圈的杨树叶，扔进提前用砖头垒好的院子一角，把麻绳的结打开，提溜着拴着小木棍的一头往下摺，树叶摺完后，麻绳又仔细地缠在小木棍上，和钢针一起放在窗台上，等第二天再用。整理完毕，我们最最开心的还是爹娘赞许的微笑，还有那从烟熏火燎的土屋里冒出的地瓜饼子的香味。

日子一天天过去，墙角的树叶也逐渐堆成了小山，看着树叶堆起的小山包，仿佛自己瘦小的身板强壮了起来，也仿佛看到炉膛里熊熊的火焰，把贫穷的日子映出了希望。

现在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煤制气或液化气，再也不用为取暖做饭没有柴禾而发愁了。

每次带儿子走在厚厚的树叶铺就的土地上，每走一步仿佛都会踩痛那些童年的记忆。看着一个个穿戴时尚，营养充裕，无忧无虑嬉闹的孩子们，不仅感慨万千。对于他们，落叶只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他们怎会感受到经历过蹉跎岁月的我们，因穿一串杨树叶子所带来的快乐与希望呢？

绳穿杨树叶虽然已经成为了一种记忆，但它却伴随了很多人童年的一段快乐时光。